

鼓勵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帶進教育現場

原住民族をテーマとした映画の教育現場への導入を激励する
Bringing Aborigines-Themed Movies
to Class Shall Be Encouraged

林修澈 (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)

小時候 很多同學讀書讀不好，但是講起布袋戲卻頭頭是道，口沫橫飛，我為此感到困惑。這大概是我10歲的事。帶著這個疑惑去問在當教務主任的父親。「孩子們都喜歡看布袋戲，如果教學用布袋戲，孩子們的學習不就是立刻改善了嗎？」父親告訴我：「重點不在教學是否用布袋戲，重點是在老師會叫學生寫作業。看布袋戲是娛樂，看完不用寫作業，所以看得很快樂。如果不信，叫學生看完布袋戲後回來寫作業，一樣做不好。娛樂性的東西是任意的，但是教學卻有一定的程序，這是最大的差別。」這段話我始終記得，經過50年，還是不時浮現。

學習的基本精神就是耐煩

其實，人生中所面對的問題，經常是重複性地出現；在高中時期，面對大學聯考的選系問題，同樣的疑惑又再度出現。當時的人很愛看電影，學生逃課往往是為了看電影，一般民眾的娛樂也是看電影，所以我當時思索「大學若是念電影系，天天看電影，應該會是最快



樂的學生吧？」因此到處打聽，得到的實況卻非如此。

念電影系的學生很痛苦，看完電影要討論、要分析、要交作業，所以看電影不再是快樂的事情。這裡涉及到的問題還包括所交的報告內容是粗糙的還是精細的。人對事情的瞭解，剛開始會新鮮好奇，但這樣的熱情並無助於報告的品質；報告品質要好，工一定會很細，這中間的差別，就在耐煩與不耐煩。學習

的基本精神就是耐煩。

電影教學比文字教學更有魅力

童年有過「看電影是魅力無比的娛樂」這種經驗的人，大概不容易接受「把電影當成教學手段」的構思，還是會認為用文字教學才是比較正當。因為文字是印刷在紙上的聖蹟，不用時還不得隨意拋棄，必須送到敬字亭焚燒恭送。文字可以仔細推敲與分析，教育的過程必須有這樣嚴謹的過程。但是以今天的科技來看，電影能在課堂上隨時重複播看，一樣可以達到推敲與分析的效果，所以和傳統的教學方法，應無二致。當然仍有一些差異，如電影片長（紀錄片還好，但是劇情片便超過1小時）無法與課程時間（40-50分）配合。不過，教師若能自行調整授課的時間與方式，用電影教學沒有什麼不妥。

電影若是紀錄片，可信度較高，劇情片因為虛構的情節較多，所以在教學上就要加工，才能達到準確性的傳授知識。可是捫心自問，古人的歷史知識也不一定是讀書而來，反而更多是來自於看戲的學習，有此體認，就會知道電影教學比文字教學有魅力。

透過文字去瞭解，不如透過電影去瞭解，用文字揣摩和用電影去瞭解，有一段距離，尤其是紀錄片。目前看到的原住民族主題的紀錄片很多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部，但是我覺得影響力有限，因為會看紀錄片的民眾畢竟小眾，只有關心這些主題的人才會重視而去觀賞。所以真正有影響力的是劇情片，像是前年

我們對原住民族主題電影的最低要求是：不要間接以訛傳訛，要直接看到原住民族，然後改變過去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。劇情片因為虛構的情節較多，教學需要加工才能傳授準確知識；但是劇情片能真正立即而明顯發揮社會教育功能，時間短而規模大。



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觀賞此片，幾乎成為全民運動，很多人對原住民的印象，是因為這部電影而改觀，進而產生敬意。

鼓勵教師把電影帶進教育現場

所以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放到教育的現場，其實應該是要鼓勵。有營養的東西，不一定要讓它變得很難吃；如果改變舊觀念，善於利用電影教學，對學生來說，又有趣又好吸收。當然，老師帶領的解說的關鍵，這就是教室電影和電影院電影不一樣的地方。

我們把範圍縮小到原住民族主題電影，我們最低的要求是：不要間接以訛傳訛，要直接看到原住民族，然後改變過去對原住民族的

刻板印象。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檢驗，近年來的一些紀錄片確實發揮了效果，但究竟還是知識界的小眾傳播。發揮更大影響力的有連續劇《風中緋櫻》（雖然連續劇已經溢出我們討論的範圍），不過真正立即而明顯發揮社會教育功能的則推劇情片《賽德克·巴萊》。時間短而規模大，讓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印象改觀。

不管是學校教育的或社會教育的，不管是正規課程的或課外補充的，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，把原住民族主題電影帶進教育現場，應該需要鼓勵。當然，不可或缺的是，需要老師的引導。本專輯的許多成功案例，值得大家參考。◆